

千金娘子 将请留步

左叶蝶 著
ZUO YE DIE
WORKS



雄兔脚扑朔，
雌兔眼迷离，
什么？你喜欢男的？
啊？你不是男的！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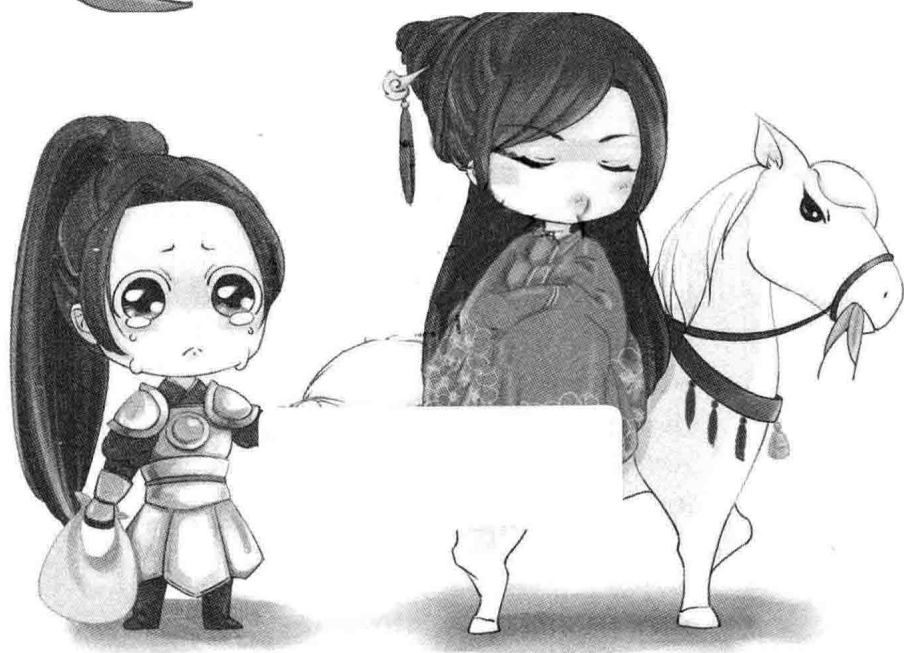
鬼马才女
左叶蝶
执笔爆笑爱情

当第一「帅哥」
撞上
绝世「才子」，
当装疯卖傻
遇到
腹黑高冷，
一场互相算计的
家族斗争，
一场名叫「爱情」
的致命游戏。



娘子请留步

左叶蝶 著
ZUO YE DIE
WOR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将军娘子请留步 / 左叶蝶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5
ISBN 978-7-5108-2997-0

I. ①将… II. ①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09558号

将军娘子请留步

作 者	左叶蝶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80毫米 16开
印 张	34
字 数	503千字
版 次	2014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2997-0
定 价	59.80元 (全二册)

目录

•
•
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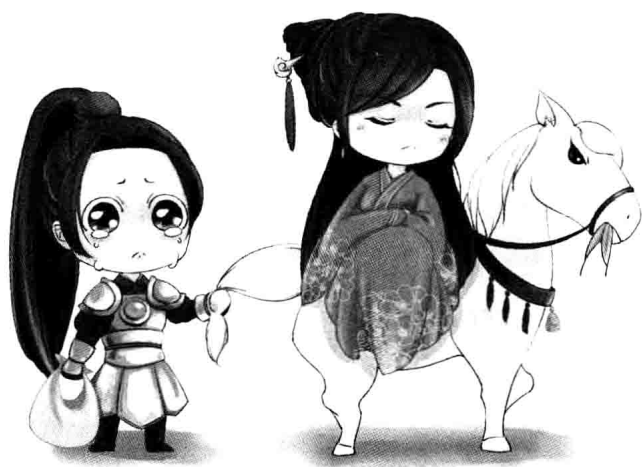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

001 /	第一章	问君可还记此情	只是当时已惘然
019 /	第二章	圈圈绕绕梦中来	官人可是我良人
041 /	第三章	君两本是同根生	相逢相煎何太急
065 /	第四章	无可奈何花落去	似曾相识燕归来
083 /	第五章	西湖袅袅兮秋风	京城何氏可欺人
097 /	第六章	故人重逢意外多	月楼故事再次现
115 /	第七章	两月衣裳寄相思	梦里梦外故人游
137 /	第八章	十生九死绝命谷	官人你可是旧人
153 /	第九章	王玉小姐奇出招	月楼姑娘心有计
175 /	第十章	旧人将军终再见	小荷终成荷小姐
195 /	第十一章	小荷再成荷王妃	月楼姑娘现猫腻
209 /	第十二章	成婚道路弯曲多	丝绸悲事再次现
229 /	第十三章	小荷梦境一日游	将军何氏双双现
243 /	第十四章	三日失忆百日情	有情人终大团圆

第一章

C h a p t e r



问君可还记此情
只是当时已惘然



下

002

付文国王宫内，有一处人间仙境，名为念荷院，里面的建筑如离国西湖之景，绿柳堤岸，流水人家。

这是付文国耶律王子生前为其心爱的女子所建，每一厘一毫，都是要人精心比对过原景缩小而制，比如说这主屋旁边的翠花楼，还特意要阿花儿——一个胖胖的女人，每日花枝招展地站在楼口，吆喝着来来往往的侍卫们。

一日，一个穿着黑色宫服的小子弯着腰从念荷院门前路过，原本躺在翠花楼门口睡觉的阿花儿眼前一亮，突然跳起，然后一下冲上前将小子拦住。

阿花儿胖乎乎的脸上抹满了白粉，略油腻的样子让人看得不由一阵恶心。穿着黑色宫服的小子一下没反应过来，吓得连连后退，眼看着黑衣宫服小子双脚踩空，就要往台阶下摔去，阿花儿“美女救英雄”，只是伸出一只手，便一下搂住黑衣宫服小子的腰，将他带回自己的怀里。

黑衣宫服小子还是满脸的不可思议，他震惊地看着面前的阿花儿。阿花儿的红唇轻噤就要朝着他的脸吻上去，黑衣宫服小子尖叫地闭上眼，意料之外，没有油腻腻的吻落在他的脸上，只有一个好听的声音在他面前响起：“公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黑衣宫服小子错愕地睁开眼，阿花儿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。他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，然后开口道：“在……在……在下……是……是隔壁西桃公主的侍人，在下，叫……叫小秋子。”

阿花儿一听，眉毛一蹙：“西桃公主的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小秋子？”

小秋子连忙点点头，阿花儿的脸色有些迷惑：“小秋子。”她又念了一遍，“怎么听着那么像一个太监名？”



小秋子一听，连忙抓着阿花儿的胳膊，然后狂点头：“对啊对啊！我就是西桃公主刚刚招来的三个小太监之一。”

阿花儿一听，脸色立刻难看了下去，她抓着小秋子胳膊的手一缩，放手改成抱着自己的胳膊，一脸鄙夷地看着小秋子，接着，便是一声雷霆大吼：“说！你一个太监来我们翠花楼做什么？”

念荷院主屋里，紫衣女孩轻挽着秀发，手持一卷书，正细细读着上面的句子，窗外阿花儿怒吼声震惊四座，紫衣女孩放下手中书，打开窗，只见小秋子正连滚带爬地朝着外面冲去，紫衣女孩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，清秀的瓜子脸倾国倾城。

楼下阿花儿气急败坏地抬头看着紫衣女孩，紫衣女孩连忙放下帘子，继续拿起书，装模作样地读着上面的话。

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”

读着书的紫衣女孩突然又一次放下手中书，她的余光正看着窗外。枝丫茂密的柳树之上，一个白花花的人影正艰难地趴在树枝之间。

紫衣女孩满脸恐慌地看着窗外，双手一抖，手边滚烫的茶水泼洒在书卷之上。紫衣女孩连忙抱起书卷，然后大喊：“来人呀！！阿花儿又上树了！”她纤细好看的手还指着树间的阿花儿。

只见阿花儿正以一极不雅的姿势趴在枝头，肥胖的身躯压弯了树枝，一旁黄鹂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她不顾满手的泥土，豪爽地往额头一擦。她聚精会神地盯着枝头的鸟儿，两个眼珠甚至渐渐一起往中间移动，最后，在黄鹂飞走前，猛然一扑！

可黄鹂还是拍拍翅膀飞走了，阿花儿也跟着摔到地上。

许久，万籁俱寂……

直到……

“呀！来人呀！阿花儿又摔下来了！”紫衣女孩猛然清醒一吼，身后房门跟着“咯吱”打开。只见刚还在树上的阿花儿赫然出现在紫衣女孩身后，她大汗淋漓，不爽地看着撇着嘴的女孩。



“小公主，你看书就好好看书，怎么又看到窗外去了？！”阿花儿苦口婆心地说着，然后伸手把窗帘儿拉下，笑嘻嘻地又替紫衣女孩端来一杯茶水。

阿花儿的余光瞟到紫衣女孩手中的书，只见上面写着“汉书·外戚传”几个字，突然又想起了从前。

紫衣女孩并没有注意到阿花儿的目光，她依旧轻声读着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”紫衣女孩读起书来摇头晃脑，有一番特别的韵味。

接着阿花儿突然开口，打断了紫衣女孩的话：“黄妈有公鸡，唧唧复唧唧。一唧叫唧唧，二唧叫黄鹂……”

紫衣女孩的手一顿，好奇地看着身边人：“阿花儿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”阿花儿一挑眉，“玉”手一挥，在纸上写下几个字——“苏书·唧唧传”。

阿花儿扬眉指着这几个歪七扭八的字：“这可是小公主的母后当年编的呢。”

母后？紫衣女孩一挑眉，这是个她熟悉，却又从未接触到的陌生词汇。

“阿花儿认识我母后？”

阿花儿一哼，随即神情变得骄傲：“我不认识，但是我的外婆和娘，可是认识的。”她顿了顿，神情跟着变得神秘，“而且，听说她们还很熟悉呢。”

紫衣女孩的眼里瞬间闪出光彩，阿花儿继续问：“小公主可知自己的字是什么？”

紫衣女孩一转脑袋，想了想：“苏？”

“对！”阿花儿拍拍手，“苏念公主。”她笑弯了眉，“听我娘说，这也是和小公主的母后有关呢。”

是吗？苏念公主疑惑地看着阿花儿，只见阿花儿大摇大摆地走到屋子正中央，然后拿起一旁的扇子，轻轻一挥，好不帅气：“苏念公主，这可是一个长长的故事了。”阿花儿晃了晃手中的扇子，“这故事，还要从我外婆说起，那是十年前的西湖湖畔，而我外婆是西湖湖畔最有消息来源的‘百事通’，俗称‘翠花楼之黄妈妈’……”

黄妈妈想过千万遍再一次见到苏小荷的场景，自从上次她莫名出现在翠



花楼扮成男人将她调戏了一番之后——虽然她也不知道，为什么被贬为军妾的苏小荷会突然在那时候装成男人出现，而且还是以单身的身份。但不管怎么着，她好歹算是“满心欢喜”地见到了苏小荷，而苏小荷却把她耍了一番。

好吧，黄妈妈想，这也算是苏小荷的惯例了，要不不出手，一出手必定惊人。可那之后，黄妈妈想，下次她再见到苏小荷，或许她已经是自己女婿梁夜风的最佳合伙人，总管北部所有梁氏布料铺的老板娘；又或者她出乎意料地直接嫁了一个男人然后抱着孩子要孩子喊自己“黄婆婆”；再或者她还有可能是娶了一个美女回家然后一起逍遥自在……

反正没有什么事是苏小荷做不出来的，黄妈妈如是想。果然，在一个平静安详美好的日子里，在一个翠花楼依旧是欢声笑语男人天堂的日子里，翠花楼前突然多了一个人。

这人穿着朴素的白衣衫，脚上蹬着一双黑靴，一张脸虽然端正，五官虽也好看，但配上他那严厉的脸，实在也是无奇。门口的姑娘们一看这人，瞬间都失去了兴趣，大家都嬉笑地挥着袖子离开。“这人真不怎么样。”也不知道是谁娇嗔地说了一句，接着黄妈妈也无聊地跟着看了一眼，瞬间嘴角微微一扬。

黄妈妈是何许人，她不大的眼睛微微一眯，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来人的猫腻——这人虽长相无奇，可那气质一看就是非凡之人：那白色素衣看着简单，可胸前银色线勾勒出的繁花可不是一般纺织工可以做出的，就更别说他脚上的那一双黑靴了，这些小姑娘当真以为那是菜市场上买来的几文钱的黑靴？

黄妈妈冷冷一笑，细细地又看了一眼那双黑靴，这靴子表面看上去无光泽，可上面的毛却浓密且整齐，其细软的程度，不是一般靴子可达到的。

这该是上好的兔毛所制吧？而且还是那种刚出生的，只用头皮上唯一一撮的最软的毛所制吧？

黄妈妈微微一笑，只在心里喊着“这个男人可不一般”的话，然后一挥手，将自己的透明花纱衣一脱。黄妈妈看着铜镜里的样子，白皙的皮肤上点缀着闪片，她伸手又扑了扑香粉，扭捏着步子，朝着楼下的人走去。

“公子……”黄妈妈的声音酥软得能进入骨头。



下

006

她一边搭上白衣男子的腰，一边笑嘻嘻地往他身上靠着：“公子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这外面风大，来，妈妈带你进里面去取取暖。”黄妈妈说着又给这白衣男子抛了个媚眼，白衣男子一挑眉，嘴角微微一扬，这笑容煞是好看。

黄妈妈不禁有些看呆，白衣男子轻轻甩了甩头发，然后主动拉住黄妈妈的手：“那就麻烦妈妈，带我去里面坐坐了。”

这白衣男子的手竟然嫩若女子！

黄妈妈被迷得倒吸一口气，连忙挽着男子的胳膊就往里头走去。黄妈妈直接带着男子来到最里面最豪华的一个屋子，这屋子由红布绸所包围，还有许多女孩儿看了会脸红的东西。黄妈妈将白衣男子往床上一推，接着就直接跨腿要坐上去，白衣男子突然伸手拦住了黄妈妈。

黄妈妈的眼神有些迷离，她不解地看着此时突然顿住的白衣男子，白衣男子微微一笑：“黄妈妈好久不见，真是越发标致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人家叫黄妈妈？我们之前认识？”

“呵呵，来了翠花楼，黄妈妈的大名，有谁能不知呢……”白衣男子顿了顿，“我有些热。”他突然一转话题。

有些热？黄妈妈似乎从白衣男子眼里看出了什么东西，她当这是一个暗示，连忙害羞地低下了头：“公子嫌热，那黄妈妈就来替公子降降温。”

眼看着黄妈妈的手就要撩到这白衣男子衣服里面将他的衣服脱下，白衣男子突然一挥手，直接往自己脑袋上扫去。

一大团黑乌乌的东西从白衣男子头上掉下，黄妈妈的手僵硬在半空，她有些吓住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一团黑乌乌的东西是什么——这竟然是男子的假发！

是的，假！发！

这白衣男子竟然是个光头！

黄妈妈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白衣男子依旧笑得温婉地看着她：“啊！凉快了一些。”

白衣男子微微一撇嘴，黄妈妈犹豫了一会儿。白衣男子看着她的表情有些玩味，黄妈妈的视线顺着白衣男子的脸到他的身子……



身材还不错。黄妈妈在心里想着，然后又注意到了他的黑靴子。

嗯……黄妈妈又想，有钱是王道啊！！

“哎哟！公子您这光头，可真是有味道呀。”黄妈妈奉承地说着，白衣男子挑挑眉。

“是吗？”他问，黄妈妈连忙疯狂地点头。

黄妈妈只是想，就算这男人真是个秃子又怎么着？他有钱呀！！一时间似乎有无数个金子排成一列在黄妈妈眼前兴奋地跳跃着，黄妈妈都快要被这金色给压倒了。这时白衣男子突然将黑靴一脱，再往地上随手一丢，随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黄妈妈突然发现，这个黑靴，只有表面是一层黑毛，而里面，竟然是一层布。

而且……还是破的、拼凑的布！

时间在这一瞬间静止下来，如同一盆冷水突然从天而降泼向黄妈妈的脑袋，她眼前的金子在一瞬间幻化成了金色的泡沫，然后全部向她袭来，涌进她的鼻子里、嘴里、耳朵里，让她只觉得呼吸都是如此的困难。黄妈妈瞬间有了强烈的窒息感，接着她只觉得脑子很晕，眼前很黑，在双脚软下的瞬间，她还听到面前白衣男子的惊呼声。

“天啊！难道我的脚又臭了吗？又臭晕了一个人吗？来人啊！！！”

黄妈妈真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梦里她搂着的白衣男子还是一个有头发的另类美男，穿着高级兔毛黑靴的有钱人。可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梦境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所以，当她悠悠转醒，面前坐着的白衣男子依旧光着脑袋，穿着冒牌的布黑靴，只是不同的是，此时他的身边正围了一群肌肉结实气场十足的男人们，而白衣男子轻轻一挥手，他们就立马围到了黄妈妈的身边。

这群男人真帅！这是黄妈妈的第一感觉。

这群男人真的很帅很帅！这是黄妈妈的第二感觉。

可是这么一群很帅很帅的男人突然成群结伴地出现在翠花楼，而且还握着长剑。黄妈妈是不会笨到以为翠花楼这个小院子突然名声大噪了，然后吸引了一群帅哥前来，她知道肯定有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，所以聪明如黄妈妈，便选择沉默不语，静静地看着这群帅哥想要做什么。



果然，白衣男子率先站了起来，一脸微笑地走向黄妈妈，开始自我介绍：“黄妈妈，在下是离国邻国——付文国的王子，名叫耶律。”他道，接着给旁人一个眼神，那人连忙拿来一个盒子，“在下有个故人，还希望留在黄妈妈这儿，麻烦帮忙照顾一下。”

耶律王子说着，黄妈妈打开盒子，只见一排黄金整整齐齐地摆在盒子里，黄妈妈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气，猛然盖上盒盖。

黄妈妈的眼里满是不可思议，她只觉得好奇，翠花楼向来就不是什么好地方，面前这个自称是耶律王子的人肯定也知道，那么他怎么会把所谓的故人安排到这种地方来？难道说……这个故人，其实背后有很大的秘密？

天啊！她黄妈妈爱钱，可是也不想背黑锅啊！

黄妈妈的脸色在瞬间变得难看，她正想着用什么话来婉拒这个什么付文国的耶律王子，却不料耶律王子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。他在黄妈妈开口的前一秒便抢先开口，一边又朝着旁边人挥了一下手，只见原本空荡荡的窗户外突然出现了一排戴着面具倒挂着的人，接着一个裹着白布的人被他们小心翼翼地抬进了屋子里。

耶律王子示意黄妈妈去看看这人，黄妈妈有些不情愿地缩了缩手，耶律王子的眼神变得深沉，黄妈妈倒吸一口气，只能硬着头皮，颤抖着手，慢慢地掀开白布的一角……

她还以为会看到什么恐怖吓人的景象，却不料，面前的人，虽然也是让她吓了一跳，却是另类地吓了一跳——这张脸，竟然是她认识的、熟悉的脸！

“为什么要我看着她？！”黄妈妈不可思议地吼着。

“有问题吗？”耶律王子耸耸肩，“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黄妈妈顿了顿，“她……她是苏小荷，苏小荷啊！苏！小！荷！”黄妈妈下意识地大叫出口。

或许是她的声音太大了，或许是她连续叫了好几次，反正这声音都传到了门外，接着门口不知是哪个姑娘正好路过听到了这句话，接着又是一声娇滴滴的大喊：“呀！苏小荷，苏公子回来了！”

“啊啊啊！”这是翠花楼所有姑娘沸腾的声音，“有帅哥回来了！”



黄妈妈就知道，她那一声喊坏了。至少现在所看是如此，她家所有的姑娘，由于试图踏进这个屋子，被耶律王子的部下们用绳子全部捆成一个球挂在天花板上。黄妈妈不忍心地抬头看了一眼她家姑娘们，姑娘们的脸一个个都涨红成苹果，可怜兮兮地看着她。

耶律王子发话了：“妈妈若是答应帮我照顾苏小荷，别说是这一盒金子了，就是十盒，付文国也会答应的。”他顿了顿，话语跟着变得玩味，“可若是不答应……”耶律王子的视线到了天花板上，“我看你这翠花楼的姑娘们，也长得个个都水灵，你说我要把她们都抓回付文国，许配给那些太监啊、侍从的，想必也是极好的吧？”

耶律王子说着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，黄妈妈一咬牙，双手一拍桌，答应了他的话，“不就照顾苏小荷么？简单！”她吼着。

耶律王子满意地点点头，将金子放到了黄妈妈的手上：“一日三餐，都必须是最好的食材，再找两个人专程伺候着她。还有——”眼看着耶律王子就要走出门了，他又突然退了回来，“这翠花楼里安全可靠么？我可不许她踏出这门一步，也不许任何人，尤其是男人，靠近她一下！”耶律王子坏坏地一笑，“如果有男人碰了她一根汗毛，那我就拔了黄妈妈你一根手指；如果她踏出这里一步，那我就卸了黄妈妈你一条腿……”

黄妈妈一听，冷汗都要流出来了。耶律王子嘴角还是那一抹柔柔的笑容，他将这盒金子狠狠地塞到黄妈妈手上：“我只要妈妈帮忙照顾苏小荷三个星期，三个星期后，我自当派人将她接走，那时候，我定再给黄妈妈十盒黄金。”

耶律王子说完，掸了掸衣袖，就要往外走去。黄妈妈看着一旁闭着眼睛的苏小荷，突然一狠心，一咬牙，大声又喊住了要走的人：“耶律王子！”

耶律王子挑挑眉，好奇地回头。

黄妈妈的眼里透着一个特殊的信号，耶律王子知晓，挥手让身边人退下：“黄妈妈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此时屋子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，耶律王子的表情有些玩味：“黄妈妈，你可别来无恙啊！”

黄妈妈的手都要出汗了，她大声开口：“死小子！这么多年不见了，结



下

010

果一滚回来，竟然就给我这么个麻烦，丢这么个人给我！我不干啊！我要一百盒黄金！没有一百盒，我不干！”黄妈妈的话里哪里还有刚刚的尊敬？

“行！但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耶律王子说着，然后示意黄妈妈探过脑袋，趴在她耳边耳语。

黄妈妈的脸色变得有些奇怪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：“行！”她拍拍胸脯，“我用项上人头，担保替你照顾好这个死丫头！”

“好！果然我耶律没看错人。”耶律王子一笑，声音爽朗，“三个星期后，我带着黄金来向你讨回苏小荷。”

黄妈妈郑重地点点头，耶律王子抿了抿嘴，见她没问题了，便转身跨出门。而他的前脚才走出大门，后脚便又被黄妈妈一把拉住。

“还有问题？”耶律王子挑眉问。

“耶律王子！”黄妈妈的声音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渴望，“这些金子……金子，真的都是纯金的吗？！”黄妈妈问着，她似乎都看到了无数金子朝她招手的场景。

天啊！

黄妈妈在心里亲吻了苏小荷千万遍：这死丫头，她黄妈妈终于也靠着苏小荷，发了一笔财了啊！

苏小荷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面何尔翎还站在唐老先生身后坏坏地笑嘻嘻地看着她，他好像说了她什么坏话，唐老先生的脸上写满了气愤。苏小荷急了，连忙想解释，她伸出手去抓唐老先生的衣服，却发现唐老先生不知何时拿出了一面铜镜在胸前，苏小荷透过铜镜一看，此时的她已然一副男儿打扮——束着高高的马尾，脸上画满了麻子。她还穿着破破烂烂的灰色衣服，何尔翎还是小时候的模样，而她却已经长大了。

苏小荷一愣，双脚跟着一个踉跄，一双大手从后面接住了要摔下去的她，苏小荷感激地回头，一个金色的面具正看着她，这个面具很精致，也很威严，给人一种冰冷严肃之感，却莫名给了苏小荷一种温暖的感觉。

她知道这金色面具后是谁，她知道这双一直从身后抱着自己的手是谁



的。“傅倾圣！”苏小荷努力地张大嘴，意料之外，没有任何声音从她的喉咙中喊出。

“傅倾圣！！！”苏小荷又努力地喊，可如之前一样，这一次依旧没有任何的声音从她喉咙中跑出。

苏小荷急了，她用双手紧紧地掐着自己的胳膊，想利用疼痛让自己发出声来，可她的胳膊都快被她的指甲掐出血了，她的喉咙还是紧紧的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苏小荷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只见傅倾圣抿了抿嘴，一行清泪顺着金色的面具慢慢地流出。苏小荷被这一幕震得发呆，她不可思议地看着默默流泪的傅倾圣，颤抖地伸出手，替他抹去脸上的泪水……

可苏小荷的手一碰到傅倾圣的脸，这清泪便变成了鲜红的血泪，傅倾圣的眼睛里不断地流着血，苏小荷被这景象吓呆了，跟着紧张地跳起来。

她紧紧地搂着傅倾圣的腰，试图去擦掉傅倾圣脸上的血迹，可是她越是擦，傅倾圣脸上的血迹便越多，最后，整张金色的面具都被染成了鲜红色。苏小荷咬咬牙，几乎是瞬间一把摘下傅倾圣脸上的面具……一张从未见过的脸出现在苏小荷的面前，准确来说，是一张从未见过的、血肉模糊的脸。这张脸的嘴角还在蠕动着，好像想说什么。他不断地往苏小荷耳边凑，苏小荷的眼睛瞪得老大。

妈呀！苏小荷在心里大叫，天啊！这一定是梦，一定是个梦！还一定是一场噩梦！噩梦！！苏小荷在心里怒吼着，快醒来吧！

接着她伸出手，狠狠地掐向自己的脖子——苏小荷，快醒来吧！她还吼着，然后一切场景突然一变……

这怎么成了一个桃花源境？

面前几个穿着粉色彩纱的年轻女子正动作轻柔优雅地或弹着琴，或浣着纱，一旁还有一个单薄的白衣女子正跳着优美的舞蹈，动作不大，却异常诱惑人心。

苏小荷不禁看呆了，接着也不知是谁发现了她，脸上的表情跟着一变：“啊！苏公子醒了！”接着，原本还是温雅的女子们瞬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她



下

012

们一个个脸上的表情变得饥渴，接着如猛兽般，全部朝着苏小荷的方向冲来……

苏小荷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突然一个个朝着她扑来的女子，心里跟着拼命翻滚起来。她知道，这一定是梦，这一定还是噩梦，噩！梦！

她伸出手，再一次狠狠地掐着自己的脖子。意料之外，这一次，没有什么天旋地转场景交换的感觉，却有女子尖叫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啊啊啊！苏公子要自杀了！要自杀了！”

“天啊！”这又是另一个声音，“快救命啊！苏公子被我美晕了！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！苏公子是因为看到了我才美晕了的呀！”

“哎呀哎呀你们快来先救救苏公子呀！他快要死了啊！”

.....

原来这并不是梦。苏小荷在半梦半醒间终于感悟道，接着眼前一黑，又一次晕死过去。

待苏小荷彻底醒来时，黄妈妈正一脸担心地看着自己。见她醒来后，黄妈妈的神情先是一惊，随后又是一喜，接着便是大喊：“我的金子！你回来了！！”

“嗯？”苏小荷一愣，黄妈妈连忙又转话题：“我是说，我的姑奶奶，你终于醒了。”

苏小荷看着黄妈妈的表情，然后又看了一眼身边一个个朝着她抛媚眼的女子们，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下的丝绒被子，脑子慢慢地旋转，终于转出了一个结论：“我回到了西湖？”

许久，苏小荷才开口，声音里充满了不可思议。

“傅倾圣呢？”她问，黄妈妈一愣，眼里闪过一丝疑惑。

黄妈妈蹙了蹙眉：“什么傅倾圣？”

苏小荷一愣：“就是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就是那个和我在一起的男人啊！”
在一起的男人？

黄妈妈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张五官阳刚，长相周正，表情却严肃，说话吓死人的脸。黄妈妈又看了一眼苏小荷，心里暗暗推测：这苏小荷一醒来就如此焦急地找这个叫“傅倾圣”的男人，可见这傅倾圣对于苏小荷的重要性。而



那日那个什么耶律王子，虽然表面不说，可也是花重金要求她黄妈妈好好照顾苏小荷，可见苏小荷对于耶律王子也是相当重要的。

更何况，耶律王子还交代过……

黄妈妈顿了顿，然后点点头：“苏小荷，是不是一个高高的、五官挺标致、长得挺帅的男的？”

苏小荷一愣，黄妈妈继续说：“就是他带你来我这儿的，他和我说过，要我好好看着你，三个星期后，他自然会把你接回去。”黄妈妈说着，招呼着旁边的一个女子下去端些稀粥来，苏小荷看着黄妈妈的表情微微一愣，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。

黄妈妈刚刚是说，傅倾圣把她带到翠花楼来？

苏小荷的脑子又回到了之前的战场之上：“你在说什么？傅倾圣带我来的？”她又强调地问了一遍。

黄妈妈看着她的表情有些奇怪，苏小荷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再一次确定道：“是不是一个长着剑眉的、束着高马尾的男人？”

剑眉？黄妈妈挑了挑眉毛：“剑眉不剑眉我倒没注意，但是高马尾却是真的。”她顿了顿，想到耶律王子当着她的面把假发一把扯下的那一幕，“只是那是假——”

“天啊！他真的没死啊！”苏小荷一下打断了黄妈妈的话，“他真的没死……没死……”苏小荷的眼神变得飘忽，好一会儿，她才回过神来，激动地拉着黄妈妈，“黄妈妈你知道吗？天啊！傅倾圣！他真的没死！！”苏小荷不可置信地摇摇头，脸上泛出一种说不出的光彩。

黄妈妈欣慰地拍了拍她的手，这时一旁的姑娘正好端来一碗稀粥，苏小荷连忙抢过稀粥，三下五除二便把这一碗稀粥喝到肚子里。

此时的苏小荷只觉得身体充满了力量，她试图要下床，去京城，去将军府找傅倾圣。可她的身体哪里有那么好，眼看着就要摔了下来，黄妈妈连忙一把将她拉住，硬是拖回床上：“我说我的姑奶奶，你消停下可好？”黄妈妈一脸愁容地看着苏小荷，“傅倾圣说了，要你给他三个星期，他三个星期后就来接你。”